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廿日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晉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八公歎舊懷愍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誼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足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鋗翰對爲押衛又翰爲隴右節度思禮事翰

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

武烈

司空山東夷

高麗也東妻謂

童稚刷勁翮

謂修整其儀矩也

追隨歲

兒

或言兒指王忠嗣忠嗣爲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

頽銳物不隔

銳

一作脫謂頽銳如囊中鉗其頽必

寇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領備貞而行君曰士之如出譬猶如錐之如囊中其未立見遂曰使遂早得

如囊中乃頽然而出也

也按唐書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禄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趙軍玄宗曰河謹精衛悉在潼關

吐蕃有最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沙石曰磧言意必

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

行伍之間也

大戎大充斥

充充斥言盛大也

未顯奈大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

短小精悍資

前漢郭解爲人短小精悍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太守安禄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趙軍玄宗曰河謹精衛悉在潼關

吐蕃有最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劍青海水

青海在山東謂戰勝而深入也哥鋗翰傳翰集神武軍

馬鞍縣將首暗用後漢彭寵

馬鞍縣

飛鬼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歟可知矣。淮南子

人待腰襄飛走而驚之則止莫乘車矣言貴難得也陳子韋子東阿
勝曰飛象流星超越山海龍驥所不能迫兕鷺馬可得齊足哉執
兵家亦以

前漢藝文志兵、惟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拔巧十三家兵、家之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者秋辟拜鎮南將軍而有左傳癖自
有商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太宗師篇是通人之適而不自通其童

不以過也自此惟而上之不無小耗損資財之美思禮之節也
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

元帥謂翰也。格閻也。初安祿之反，忘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計楊國忠又欲以一千騎劫之。翰

不從遂至於則患以爲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所施翰遂被賊所擒也前漢白都王子格猛獸謂肅宗朔方三千里平定之謂之宗明馬舉尹客

北方郡名也至尊得梁益梁益劍南也古曰劍南今作漢山
伊洛河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數迫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從二王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寬等勸進遂即皇帝於靈武以從人望也

際曾清河公某官公人房太尉綰也閣道傳玉冊大聲天王拜跪

釋果冰罪
肅肅宗責之不醒引至壽縣下將斬之竇會宰相乞旁聽從蜀來奉太上皇帝手冊冊命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

宋詩雖謀帝無罪思禮之美玉者玉旗卷飛雪則其時有冬也上林賦建翠華之蒙廷能虎臣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能虎爲旗玉篇尚此爲阡東乃爲

西 兵鳳凰山謂肅宗屯兵於鳳翔府以圖恢復也 帳殿涇渭關帳殿謂設帳幕以象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據斷歲尋副房竊
於涇渭之間也

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小大西張強秦之相
益其喉而抗其氣顧師古曰益急持之咽喉一禁暴清無雙靖

詩魚目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謂思禮葬死者也莊子外物篇

事見卷之三
及大哭廟後復領太原役事見卷之三

彌縫而陽制以惠禮爲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昌使兼節度使

前御史大夫貯軍糧百万噸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恐懼祿位高悵
地不得見清侍

清作盛 鳴呼就窀穸窀穸謂窀穸遂不幸

葬也思禮故置柩復而未
而死也窀穸事見左傳

湖舟

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於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哉上田橫

客
高
辛

平齊召田橫，懼自刎。帝惡之，流東以刑，葬之甘露谷。開義化行，後人因名其山爲元生山。其後唐高祖曰：

少百餘

人聞其聲皆悲此謂鬼神之靈答力甚於橫說口口口口口
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户鄉自斃秦
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而无告

宜車有撫御之功德在汾胥之間綿歷千載与雲水俱傳
自觀文苑傳豈述廉闡績形容思补文不足而武有餘廉闡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明文苑傳平嘆

此議文勝質者徒取禍尔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

有權代其兄

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

講學山

曰我等之人合轉汝一軍耳軍號稱如是矣梁山以是也上非其罪以故

一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天祐十三年子義萬之其焉聞齊東山之亂

司徒

宗幸蜀肅宗理兵部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徒則據司徒

之太原人

而稱其官耳。正謂陽則河東也。昔趙歎取晉陽之甲是也。

首見序

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痛哭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惟光弼毅然出擊手大破之斬首十餘万乃斷賊之右臂又破之以思明于嘉

山而向之
知帝業有成也

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之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二宮謂肅宗与皇后復京師哭祠力廣也

未散句

河陽卒思明爲臣妾復自礮石來火焚乾坤脣
矣祿山公又獻大捷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爲天下
下行馬元帥力節震上國

諸於相
苦戰勝之

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梁、魏。糧道鼎弱，身先士卒。之思明因殺慶繡，即僞位，笑祿山無能為以自矜。乃縱兵攻其戰，光弼議怒不從。抗威擊蒙，徵官吏，令辟敵，大破之。三歲，虜

保懷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雖然初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猿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里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雖所俾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王冊崇勳

謂光弼以功進封臨淮王也

小敵信所怯

謂光弼北邙之威也

自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節士喜曰劉將軍平

擁兵鎮河汴

謂光弼受封

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怖也

里

千里初妥帖

吐火切安也

青蠅徒營營

詩小雅蕡蕡之青青也

風雨

秋一葉

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害光弼

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按唐書北邙之敗葉落知天小秋魚朝恩害其策謬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瑱為元振殺死光弼愈恐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父頃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

大屋去高棟

高棟大屋所持而安其死矣是掃遺跡也

長城掃遺堞

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

平生白羽扇

謂光弼亡

英姿橫玉帶而不用也

惻愴槐里接

槐里山亘苑中平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接長安赤延平門乃在郭西而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二、車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老衰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說致公恐擢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汙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老弱工如故墮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帰長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

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帰長

未濟失利涉

言時未至大治而光

弼立如故墮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

疲羸竟何人

言乃結切襄老兒甫自

無也莊子爾然疲役

灑涕巴東

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之子少氣雋

奕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不以弱冠以門庭策名隴右辟舍翰奏充州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拔策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迁給事中八年永泰中逝母哭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朝
璉祀宗廟之器也

華岳金天晶

字盈切華
西岳也金天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
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

昔在童子自己聞老成名

本傳
武

豪爽母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武始八瓶怪
問其母母詰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

凝然大賢終

鄧
刀切大賢謂

復見秀骨清

性
丹開口只欲爲將相傳云与元載

閱書百氏盡

氏一作
紙非

嘗力爭

謂爲術
之能事也

漢儀尚整肅

乃假漢以

胡騎忽縱橫

四座驚歎職匪父任

任明
藁也言武初离補薦後自致

閑

蜀擢武爲諫議大
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龍西東蜀中之道

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斷有飛傳自河龍來武必詢問公卿爲誰

也

於蜀軍署

不知禹乘出

作乘輿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

蕭關城

山在蜀之遠亦不知万乘所出之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以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謁肅宗於靈

武遂立盡宗蕭關即靈武也按謂州清原縣乃武州舊號蕭關縣也

其地即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署

謂綠山飛傳自河龍

閑有
亦切

逢人問公卿

按守丘二玄示入蜀擢武爲諫議大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龍西東蜀中之道

謂綠山飛傳自河龍

亦切

逢人問公卿

按守丘二玄示入蜀擢武爲諫議大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龍西東蜀中之道

三掌華陽兵

武初以夔補太原參軍肅宗時爲蜀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都者君之所居人良之所會也
南東西川爲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
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任脩衛霍呂虎
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爲京兆之尹又非御史
中丞又任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

微爲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

復聲

武收益州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張武爲京兆尹故用以比張

尚書無

復聲求見諫諍袁帝初納用之每見輒覆聲帝笑曰我雖鄭尚書

履聲朝夕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十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号

白馬休橫行此美武能靜祿山之亂也後漢李憲

曰朝夕鳥

收歐陽勣不能射盧江人陳衆爲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

號白馬陳從事魏志龍德寺關羽交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用軍中

謂之白馬將軍夢弼按南北賊臣摩侯景作亂乘白馬青絲爲轡以應董諸之讖是也

伏誅餘黨淳于臨聚衆屯嵩山楊州

行効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

皆沐亮者呂甘棠之諱召公樂人之歌子產无以遠譬也

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

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季官弟子為除更錄高者補郡縣吏

次爲萃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卒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公來雪山重六去雪山輕雪乃蜀之威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邊又曰煙

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川是也

記室得何遜

武避雨爲掌書記故自比之何遜也

四郊失壁壘謂邊境无戍戍

公有嚴鄭公廳事施江蜀詩水流中座岷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補風梁是也

鎮靜無事惟以宴俛嵩畫

都雖有醇酒常以國難爲憂不敢盛爲宴飲也

時觀錦水釣問恰終相并

韜鈴兵書也晉

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又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爲參軍

蠻卿大夫之辱也

虛館開逢迎謂開賓閣

以礼賢也

堂上指圖畫

圖畫一作

公有嚴鄭公廳事施江蜀詩水流中座岷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補風梁是也

守蜀

與衆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此聯言成

都雖有醇酒常以國難爲憂不敢盛爲宴飲也

此聯言成

出非專爲閑遊終以

問民疾苦爲事也

前度朝南嘗破吐番十萬眾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城而以

人免誅宋使粟至於紅虧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虧而不可校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出程

謂功程也

炯炯

一心在

明貌沈

沉二豎嬰

李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末

日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同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礼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中年四十歲而英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飛旐出江漢

潘安賦飛旐翻翻以啓路

孤舟轉荆衡

武平丁蜀以

徂也

靈無馬融笛

者馬融好吹笛迨死有客弔之詣靈橫笛

悵望龍驤歌

晉征吳童謡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夷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潛小字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潛爲龍驤將軍太康六年潛卒葬相山大營塋域葬近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甫爲參

也謂故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璡宗長子立爲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貌讓儲位封爲寧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進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吉植壹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鶻摩天駿馬逆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末全收晉陽甲擴寇攻

吾城秋意寂寥不懶工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刷翻追蹤燕薊兒頴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二十時已聞老成名人謂工部凝魏太子鄴中八篇可抗齊朝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且吾汝陽讓帝子自宇真天人此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鄴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

魏志耶鄆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

見西漢書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雖眉宇秀整性謹素善射帝愛之

也

虬鬚似太宗

西陽雜俎太宗虬鬚似張弓挂之

色映塞外春

塞外一作塞夜謂容貌和雅也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凡群臣

玄宗

以雄之父讓位于己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爲盤石宗齊閭王康

傳何敵上躋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作聽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從容退朝後

退或

或在風雷晨

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用也南臯鶴故令明皇以雞曉鼓鼙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以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壁

同焉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下

有之地猛屬獸之

清鹿豈不迨哉

羽旗動若一萬馬

駢駢

驥臻切馬銅多貌詩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

謂從天子獵苑中

箭出飛空

內上又回翠鱗

又或作入翠鱗馬名也

飛然紫塞翮

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

豹古今注素所築長城土色

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下拂明月輪

謂鴈翮落而弓也

崔

笑不爲新

謂射中鴈而天下爲之喜笑也

王每中一物手自與余銀

謂天子賞

袖中諫猶書扣馬父上陳

言雖隨天子而獵父乃

貨也

昔武

帝子曰能家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

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

竟無銜繁虞

巨月切

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

天子納其諫而罷罿獵故有司

竟無銜繁虞

司馬相如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

皆雖諫之效也

知多仁

慈

白賓

此謂雖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雖掌與賀知章褚庭誨梁

白賓

昔武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飫至筭以穆生申

公爲中大夫初元王敬礼申公筭穆生不善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

生設醴顏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實

賢王良褐置醴也奏賦入明光天子發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室間

英豪貴人皆垂左待東如此

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

無能

甫謙辭也謂己无才能得侍王房而爲王

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因重席也

好學尚貞列義形

能合思若有神

必零巾

謂義形於色也

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孔融表性與道

川廣不可訴

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

好學尚貞列義形

合思若有神

墓久狐兔隣

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比祁向蟲累萬高陵

復歸宛彼漢中郡

郡魯作王雖弟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

中王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

謂猶爲人

謂溫烈風味甫小年已

當欽佩矣論語子

舊遊易磨滅

游亦

衰謝增酸辛

書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

秘書嶠曰祕閣万卷

見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

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秋了辨如響嶠驚歎

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其爲謙諭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刺史

上計京師中人臨問李所爲文章以進公蚤有之義爰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白環異

至阡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隘邕爲陳楚留滑州刺史又爲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

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高才日隆替

替廢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季公

謂名文言興筆

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追琢山嶽銳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得春秋凡例之体爲多矣杜頭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靈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

浩浮雲衛

浩劫謂无穷不朽之功也

言劍鋒得當之文

劫浮雲而浮雲護衛之也

按南史何首子佛戒叟後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賢梵言塔婆唐

楊路

庄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瞿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劫浮雲衛

浩劫謂无穷不朽之功也

言劍鋒得當之文

劫浮雲而浮雲護衛之也

龍宮塔廟湧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洞徹寶珠惠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劫浮雲衛

浩劫謂无穷不朽之功也

言劍鋒得當之文

劫浮雲而浮雲護衛之也

龍宮塔廟湧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龍宮塔廟湧

謂名文言耀力相副也

言劍鋒得當之文

</div

劉居列切檀也謂紫駒隨劍几

既賂邑以紫駒之馬

義取無

鹽上織成麒麟也

紫駒隨劍几

又繼以寶劍馬

之馬

義取無

虛歲

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劙餽邑求其爲文邑受之皆合於善

文前後所受鉅力計

按新唐書自古作

文獲財未有如邑之盛人奉金帛青其

吳志周渝與孫策獨相友善瑜雖追南

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十六史記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

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宅勝

驂之事每以未濟爲念也

作賦在衆人則歸其能賜給在邑

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獨步矣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宋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太常謡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獨步四十年

邑布名長安死

天立之初四十年邑布名長安死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榮穢

邑雖以文友人之

財而氣義頗喜惠

鳴呼江夏姿

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風聽九臯唳

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声聞于天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環言事閩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尼袂

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謂邑聲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僕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

曄顧其兒

沈約宋書范曄爲高祖相國緣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吾欲與君復牽黃犬俱出

李斯憶黃犬

李斯傳斯具五刑誅腰斬咸陽市頭謂其中子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秘書少監獨源明臨難不變

其節復知制誥如松柄經歲寒禁脔呼爲篆刻

篆刻楊雄流

篆刻一作制作楊雄以賦爲童子雕蟲

得二豚以爲珍膳頂上一脔尤美輒以薦帝

卷文枕籍皆禁脔

禁脔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建鄴每

呼爲篆刻也爾雅釋獸犀似豕兕似牛王褒垂主得

張本末淺

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瀚如

謂其能斷決也吳越王允常取純銅劍示薛燭

再扈祠禪壇

再扈一作屢侍前後百作屢侍

時政得失論其不可

塞

塞九葷切取也謂當時佐之以浮祠指望舉房芝者卒

時辛酉相王興以祈禱進勸上因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

予實苦懷絅煌煌齋房之

昔漢武帝嘗大興祠祭事禁中稍崇淫祀

以至後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

此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

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

而肅宗從其言而賞之所以美之也

胡爲投乳

若投飢贊言以方士而餓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畀豺虎介

肅辭說贊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以狗多力猛惡交轂子

戴贊鉛曰爰有獮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

曰犬升哭范雲僕射詩結

戴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結交三十載

江彥昇哭范雲僕射詩結

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陽復宜莫

莫或作浪榮陽指鄭箇也

謂憂亦遭敗也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

作即

時史思明曰洛

長安米萬錢渴來盡餘

廣卢孟切脣音毗

嗚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汙尚纏漳水疾永負萬田一錢甫

自傷抱疾雲安不得汎河以歸而手酌源明也崔豹古今注並註襄陽里

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亦誰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棄屍歸于萬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露

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洛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萬里誰家艤

欲精鬼无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久跡歸于孝武時分草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七大夫庶人使挽柩首歌之世

挽歌

故著你郎貶云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者告虔私傳漢國史虔倉皇焚之半謫十年初工謫還京師上安其才召署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上曾因享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出言廣才博士自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誦儒劫百官置寺都爲授

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綏求肅市令潛以密晝津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四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鍾鼓饗

莊子全樂篇昔者海馬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

翠望赤霄

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鷄不敢飲一盃因語魯語海鳥曰爰居上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飮文朴使國人祭之

愁思雕龍養

誕不樂檢束帝勇置毛入貢向者用於人者然也

早聞名公賞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佛鵲賦彼鵲爲鷄鵠孔雀翡翠能鍾故所能樂之養孔翠非唯龍所能拘之也

榮陽冠衆儒

孔

故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奕天然生知姿

後漢書榮陽傳云故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奕天然生知姿

之學立游夏上

謂虔之學過孔子游子游子游子也昔

漏或一作極虔自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

故詩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

黄石愧師長

張良石公爲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爲虔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

流指諸掌

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如示諾斯乎指其掌

貫穿無遺恨曾叢何技

物產兵戊衆寡无不詳又著蒼蠻等諸書又選胡本草七卷故云

養

蓋烏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

夢寐按封演見間記虔著書名曰蒼蠻取尔雅叔蒼蠻舊也養以

兩切字或作庠技養或又作技懷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懷李善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技養謂虔於藥石兵書上考圖盡无不

淹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技養乎技言不得其根養言以乎其

外也

主臬星經奧

禹臘列切字與繫同謂其善地理天子也圭

狹也周礼冬官考功記匠人建國水也以縣置繫以縣職以景爲鏡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分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臬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殿賦制无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

蟲篆丹青廣

謂其善筆也廣本傳

微而不達於水白是也

蟲篆丹青廣

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

慈恩寺貯梯葉數莖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

方朔詣太初

謂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方朔詣太初

謂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方朔詣太初

謂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文傳向天下口

土木

謂皆枯槁也

宣鶴誤一響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突兀倚書枕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三絕自御題

朝點染無滌盪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老蒙台州椽之泛浙江漿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曾寄官曹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晚就芸閣香

空聞紫芝歌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飢拾楂溪橡

不見杏壇丈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天長眺東南

白徒懷曩襄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操

僕門野稅林下鞅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春深泰山秀

謂度之卒過乎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將大

憶昔時與愛卿曾于關中春暖秋
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
皆濫有推
百年見存沒
謂百年
於存沒

年交情見
沒之際也。卒落五尸安放

五只安放 謂處之卒
晉元或轉咸寧使容也壇弓箭

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
交人事推其親知
絃歌酣宴而已
出處同廿經

陸機赴洛詩惜問
何之世網嬰我身
王粲書

拘雖父世不

樓含煙迷飄渺 謂江陵夢弼咸共爲竹林之遊今足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作此詩書監禁君密勿輒應
按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與兒子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

九月為廣州別駕。西以子如之爲曲江九月望
聽明善篤十八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廣大嗟貴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月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之科用

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爲相以文雅爲上所知右相

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謠罷明皇雜錄云九齡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

躬卑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爲一頭牛

怒曰獨爲左右相耶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以委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迁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荊州請歸拜墓回遇疾卒上皇

紀南國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徼達甌閩中是爲
紀南紀所以限蛮夷也相國張九齡由江入曲江隸韶

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國金璞無留礦
礦与礦同
精鍊金也

不復留在礪以譬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
也圓堯鄉譬如銷金礪金非銷故有雖復平來金皆以

真金身不復重爲瑞惠能銳金剛公業與同驛礪中
忘火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斬鑿鑿山砂取鑪耳鍊

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一反害之則失之

云路方復思奮飛上前程雲路齊永也
宋晉方未追

而聞其聲也。蓋高才傳矣。

聞曰爲真言也。遺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略言九齡與拾遺爲左補闕爲中書舍人爲集賢院學士是也。前漢

書叙傳王鳳薦班伯宜觀李時上方鄉李鄭寬中張禹朝文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央宮碣石歲峥嵘

碣石一作碣力

天地日蛙鼴

地一作池

大庭

氏上右至治之國也詩

何心記榛梗

碣石山在東綠山所據之方峰嶠高大貌祿山有叛志晉自高退食自公自公退食

大視天地間如蛙龜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要請子帝以退食之間嘗負致咎之心欲誣大府氏不以嫌清為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

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之无聞也別賦心折骨驚

長髮變貧人境

謂夏其爲白隄乎老而无油也

地恧多幸

愧女八切慙也下園口謂崔舉衰拜中書侍郎也趙子

雖蒙換蟬冠

董山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端附蟬爲文貂犀爲飾也

右

謝玄暉詩誰能鬢不变

敢忘二疎歸

以疎廣疎受之九齡之賦歸也前漢蹟廣傳廣爲太子太傅謂兄子亦善平子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痛迫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爲幸矣或謂右地指李林甫爲右指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卒爲能平

蘇耽井

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汝我如何存活仙翁亦善平子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痛迫

住老子於此因復不淺便據胡床

黃霸鎮每靜

以九齡之善政如與浩等競詠竟文其坦率如此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爲治擢爲

荊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

第二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

諫在務屏

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屏息之際也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含公鼎

謂如太羹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

倚薄巫盧並

巫盧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之氣相倚迫也謝靈運過始寧野野

螭文也廣雅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注周易演謂相附也

綺麗玄暉擁

謂其文之綺麗如謝朓之才氣能與此二山之氣相附也

任昉驛

謂其長於機詠如任昉也

自成一家則

成一家我則一作削謂其文自成一家之法也裴駰序史記勒成一家總其大成

未缺隻字警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讀之者何以警動於人也

杜預序左氏

博春

千秋滄海南名繫宋雀影

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

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名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悄延頸

悄一作聳謂其不有如波儕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

蕪絕大庾嶺

謂唐史氏直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金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銑作鎔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

增九齡死廟號徐孺子

廷擾亂禮數頓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上

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爲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根體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用兩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

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